玉堂叢語

玉堂叢語卷之二

太史瑯琊焦竑輯
關西劉必達校
錢塘徐象櫄梓

政事

章溢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務存大體不屑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

吉安歲凶贛帥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糴民啼號於道熊鼎爭曰盜之起者爲饑寒所迫也今使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事亟生變贛能獨全乎全悟即弛前令

熊君鼎爲僉事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後爭訟以數百計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威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之兩造無驗者籍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戶悉弁之別郡僞

官悍將二百人其暴如虎狠君出奇計盡刮種
類遷於江淮間民始安僞萬戶金甲奪三人妻
其夫訟則更爲娶婦君至三夫皆訴君論金棄
市各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君攝
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養願
公憐我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
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斷其妻還
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夜遣去一營幾空

范敏授戶部尚書　上諭敏等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為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娶嫁喪祭之物舟車絲帛之類皆勿稅戶部宜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二十三年　上命楊靖榜諭各處稅課司局巡攔令許所辦額課日逐巡辦收於司局按季交與官攢出給印信收票不許官攢侵欺致令巡攔賠納違者重罪其各處稅課司局巡攔商稅

俱三十八分稅之一不得多收

京師饑陳俊奏勑發太倉粟壹百萬石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俊請於　上凡糶以升斗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饑者獲濟

富民固山周家豪橫以私債殺人御史按之以法周乞請大同納粟三十萬以免死時大同有事用兵倉庫告乏司錢穀者請集廷臣議詔可其奏會議間衆未發言王強正色曰祖宗律殺

人者抵命貪贓者落職柰何貪富民三十萬擬
廢祖宗法乎衆莫敢異卒坐

胡若思宰桐城以愛民爲本民問積年逋負悉
與奏免邑中虎爲害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
嘗捕蝗塗中見臥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
給以醫藥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十萬
人議賦役必驗丁產勾攝公事止遣信牌行移
公文必於日中決之暇日輒詣學宮勸督儒生

故桐城人才獨盛皆公教也又鑿渠引桐溪水溉西郊民田數十頃民至今利之名曰桐渠後公卒邑人思之配食朱司農祠

羅汝敬宣德初爲工部侍郎奉使看詳蘇郡歲賦二百二十餘萬天下無與比而郡民徵運不勝困弊卒之力不能繼官存其數實未始足列請於　朝得赦常賦三分爲數七十萬宿逋爲清久之戶部復舉舊負況太守鍾抗言之有失

信於民之語　鄒復賜免自處民力稍紓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
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
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就
東陽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
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
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該至不可了東楊一
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正統間朝廷勑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邊將受勑疏請何府支俸衆歸罪武選鄭原東楊徐曰鄭主政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勑書既云右府即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汴城流莩聚集相爲蹈籍守郡者議逐之俾還諸屬以就賑李公充嗣曰餓殍死在旦夕力不自支又安能匍匐至彼昔人以設粥之事謂非良術然驅之使僵仆於道路而吾輩坐視其斃

誠不忍為也亟令城中四門置釜爨數十選勤
能有司日饘粥以食之旬日之後擇少壯者給
道餉先令就粟於各屬而老弱病疾之民賸月
餘而後遣由是民賴存活者以萬計
李公時勉為祭酒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
懲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嫁不能醫死
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為賻給督諸生讀書與
寢有常終夜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勤

情恩義浹洽不啻父子

南京戶部尚書缺宋琰攝部事六月議以鹽引羨金代辦漕舟料價蓋衛卒餘丁累年重困奏行集議持久不決至公始議疏爲令疲瘵用甦

王公躬有所當行寢食弗遑坐以待旦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尋所存官吏來京者問有無備積民不得流離饑死否其愛國愛民如此

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王公翺判曰卒死以罪妻女死於夫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璟後爲將有名

琉球諸國遣子弟來就學人曰行故事爾奚庸敎劉公宣曰夷狄慕中國而來學不盡心以誨廸之是過抑其良心也外國生俱感悅厚賚金以獻者再固却之外國生以聞被　命宣受毋

辭宣乃受

徐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王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水而時或汎溢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泅數十丈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眞水源也百計塞之皆莫效至下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

道武功往謁問術僧不肯言强之但云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月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同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爲人道之

徐有貞欲爲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一一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

字事此奚爲公曰此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

正統中繚繪宮殿擬用牛膠萬餘斤勑巡撫尚書周公忱供辦會公以議事之京遇諸塗勑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至京自有處分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壞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陳兩得其便時

王振欣然從之益重公才識

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拱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忧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illegible]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

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爲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乃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周文襄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凶荒　朝廷不知缺乏或問之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即據實奏

閑求免歲糧　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即以濟農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凶荒　朝廷不知缺乏也問當時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其一奏改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關支省下運耗十五萬其一奉例勸分得米又六萬每歲兌軍起運畢令催糧里甲運此十二萬米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皆積之此米所以多也米積既多每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以後即有文移

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　朝廷餘賸數今還百姓喫種　朝廷田秋間又納　朝廷稅也所放米每戶率二石或三石不曾有放一石者時文書雖曰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每歲折糴銀布常以正月半開局曰百姓多間納了米留此須與過年畜養牲口至二月可賣以納銀緝紡綿紗至三月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　朝廷事亦不誤也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公皆先知人

以爲異久之乃知公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具風水報各與數健卒給其使令人感其誠無不盡力其思慮詳而計算密雖處家者亦恐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時往來皆乘小轎驛站有庄僻處詢訪民瘼五保有王槐雲者夏月樹下乘凉公至與並坐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從者至始知爲巡撫叩頭謝罪公笑而撫之且畢其說而去其心勸民事如此然自視歉然有

感懷一首云日晏忘餐夜半興籌書煩惱爲無能秉心初擬逢衡鑑任懃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愈增前非未悟羞蓬瑗敢嘆微軀踐薄氷　顧清撰年譜

平陽王復封晉王即以故護衛官軍田廬爲請章敞受命往勘之則較其軍數量以田廬歸之餘給於民王不悅敞啓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人得無過且

朝廷以落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宜均愛之庶副
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諸官盡有此言
吾亦豈敢上煩　朝廷哉還奏　上嘉之
孝廟一日召劉大夏諭曰諸司弊政雖詔釐革
然聞弊莫甚於內廄御馬監及御廚光祿寺將一清
之如何公對曰是干左右賴　聖見定而自主
之耳先是勇士及工所率中官蒼頭京師無賴
子弟一人而冒三四名大為國儲耗　上遂勅

佐司馬熊繡及給事御史盡削籍置行伍計一月頓減冗食十餘萬金內外稱快

用經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識者已知其文學骨鯁而未盡知其政事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莅事必傳經義若卻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爲　先廟盛德事皆經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

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修

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周
公經手後有蹤跡爲此草者以問耿公裕公曰
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時論益兩
賢之
周公經視民病恫瘝在身寬逋負緩征斂裁冗
食一時善政多出公建白四方以災傷告者必
覆奏鐲之屬吏有務刻以爲功者下其考人始
向慕爲惇大寬平之政掊尅聚斂之風爲之稍

葦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果人多者
則與下考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近民
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經言河間
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
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
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五分人將謂　朝廷待
外戚與宗親異矣　憲宗妃栢氏家亦有私田

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
雄縣退灘地獻為　東宮庄者　上因經前奏
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請一裁以法
皆斂不得肆

耿公裕為祭酒時勲戚子齒幼者裕恐其難教
取所當習讀古今嘉言懿行為韻語授之它日
有獻於　上覽之嘉嘆

韓王內使李毅等不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
令旨開城門挾弓跨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
之毅等出懷中奏辭訐王過所司請勘王尹直
以毅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柤　上命罪一詐傳
令旨乘騎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擅拾王小過當
殺罪四彼既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劾王是重
一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
朝堂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直謂人以無子

娶妾遺妻悍忿毆之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世之妬婦凌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晉可矜得不死

徐公溥在内閣十餘年以仁厚養國體以名節勵士風匡救將順恒以正君德爲先其所謀議必欲慎守成法或勸其有所建白公曰國家法度皆我　祖宗神謀廟算其所以惠元元者甚備患在不能守耳豈宜更張

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
妻以女覬非分獄具當坐反斗玉援近例請宥
邏者岳公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活
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韙之
王端毅鯁亮峭直好善惡惡出於誠意憫時悼
俗有甚護疾故身雖在外而其心無日不在朝
廷如公者古之所謂社稷臣也昔宋韓魏公雖
在外其心嘗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將

開更　祖宗一法度壞　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富鄭公使虜功甚偉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公自淮揚以至撫南畿其所全活以億萬計至其愛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嬰觸忌諱死生以之又不但終日不食而已也世方以阿意順旨為賢剝膚椎髓為能吁亦可以鑒矣　泉談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嘗誣鄰人爲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鄰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給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盡以入官命左右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悋惜如此人稱公爲神明

云

瑯琊漫抄

王公恕劾鎮守中官諸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輸之京師勳臣世帥亦爲斂戢所役官軍士民皆還部業使人至吏方無敢索賂勢家假驛傳撤私貨者皆自顧役於是聲震遠邇

威寧伯王越罷黜居久弘治間侍所親當國覬覦復用自陳有功于國党護廢棄欲乞復爵以圖報效疏既入下吏兵二部會議衆畏縮不出

一語吳文定獨曰若論感寧之功在　先皇之
時已嘗論革今乞復爵當考自後有何功勳如
念先功而復爵是令改　先皇令也無從奏請
事遂寢野記

馬公廷用署南京戶部會歲歉江北流民就食
都下者相屬留守諸司議所以拯救之法或以
爲當請于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數
萬人將化爲鬼物矣古人固有矯制發倉者吾

請獨任其罪衆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

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傅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以改十年一給之例

濟川等衛快船工料額設江西湖廣南直隸等處每負課不完劉公龍請遣官催督歲終上計衛錦衣衛赤黑沙洲及陂池葦荻魚稻之稅不

下數千金率多掊尅公奏差屯田御史及本部屬官查計租額量給支用其餘解部貯庫并新開之田通收租課備買馬之用

騰驤四衛勇士隸在中涓多竄市人名籍幾至三萬王公廷相佐本兵奉命清查釐五千餘人盡裁其濫禁旅肅然

荊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混無名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為憂每

與戶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文言于
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經理其事謝公遷撰旨
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給令
得所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沮其事者遂中止
識者恨之未幾果叛 朱希周志

文廟在南監每歲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損皂
役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於官構東西二書樓
以皮鋏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

氏餘若擇師儒愼科貢等論列尤多在北請增號舍修堂齋又謂廟門衢斜而狹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恁雇役之餘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賻給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特獨見未始有狥俗希人之意

涇野爲北國子祭酒時監規久弛先生發明揭示勤以身教一二貴游子弟有不率者即繩之

以法不少假借於是咸知所從事而乞差爭撥之敝風頓息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劘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於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之嚴也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皆有師道而以教人爲職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

才之日流也甘歸希悦違道干譽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

正德辛巳嗣君未至廷和承　制專斷者二十七日罵抑奸雄　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謡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

護以衛士盍岌岌降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

世廟初即位廷和具　詔草上之報可始草上而司禮諸中貴以其關内政者數條屬廷和削去廷和曰往者吾儕之不得職公等謂出　上意今者亦出　新天子意耶不然吾儕賀登極後惟有一去且叩之　上以誰削　詔草必有嘗之者於是蔣冕及毛紀相繼爲公言諸中貴

誅竄已而　詔下正德中蠹政釐革且盡中外加額稱　新天子聖人而所革錦衣等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殆盡失職之徒銜廷和切骨入朝有挾白刃伺喝於輿傍者事聞　詔以營卒百人為廷和出入衛

楊石齋當　武皇大漸之時其調度區畫取辦

俄頃命中書十餘人操牘以進石齋一一口授
動中幾宜畧無外錯此眞有宰相之才雖姚崇
何以過之
翟公鞘在南都禁送喪之設宴飲絕婦女之入
庵院罪樂戶之買良人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
建祠表岳武穆何尚寶之忠節給田表蘖谷王
都憲之淸貧甄別應天鄉飲之賓介援恤忠臣
花雲之弱孫此皆關係風化之要者也禁諸司

之強買貨物除夫役之守宿私衙查坊長之供辦酒席省地方之貨備卓椅華樂工之用辦茶果核開讀之恤老實惠此皆關係民隱之切者也年譜

徐公階擢浙江按察僉事提督學校益勤於職歲周行郡邑必徧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為先既唱諸生第人人為語所以甲乙故即見斥者得自鳴而折之不得已施檟楚示憮然色諸生

人人退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仍視學政所操舍一如浙江時而加詳密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應上供司農爲五十萬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鄢懋卿以都御史出經理肆爲蠹盜乃欲以利孔詭結上心搜宿逋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爲歲額額輒不登而商漸困至有殫經者不則亦爲歛匿徐公階熟知其弊俾御史發之擬　旨仍

舊額額亦登流徙悉復

淸河通張居正謂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即水横溢非決則涸乃採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兊運及歲初而畢發未少罹水患其始司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

銓選

詔汰在京諸司冗官　皇太子令兩坊長官簡賢者留之庸者汰之時鄒緝爲左坊長執筆具

縮不敢下遽起稱疾不出次當陳仲完長坊事
即捉筆書某當留某當汰衆皆服其明决被汰
者亦自愧服仲完奉命授　皇孫經多所輔益
歷官二十年不遷夷然自足　皇太子恒言春
坊如陳仲完不易得
曹公義盡心率職品量人物鮮有不當時泰和
王直爲尚書以義精選法凡黜陟賢否一以托
之然義事王甚謹於事可否非經咨决不輒行

以故王待之益厚且密嘗謂人曰曹公端人也

黎公淳晉吏侍持法益堅有請謁者笑應之然竟不行閽人有玷缺雖所甚愛必加摧抑下至胥隸亦畏憚無敢犯權貴用事不逾饋問卒亦無他凡出內批故事翌日部大臣必陛陳補奏時除授浸廣有諷令勿奏者曰此 祖宗舊典所以防僞還姦淳不敢廢諷者色沮久之竟停陛奏而淳亦改南吏部矣

河南耿公裕為太宰性寬恕一日除進士六人為王府長史六人始登第氣傲甚聞之殊不平同詣部堂譁然爭辨不肯就極言選法不當耿惟安慰之衆愈侵侮奚文定公正色曰諸子亦聞董賈乎二人亦曾為王傅名高百世諸子厭棄斯職詆毀主司豈仕可從人自擇耶不思汝輩皆吾所取士所學何事因謂耿公曰諸生恣肆甚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降旨為首者

謫戍邊餘皆發充吏於是紀綱大振
越閩胥人華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
往胥官去劉公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
究竟接代凡華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
劉公忠於庶寮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侍
勢驕橫人皆憚屈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
私昵者也乃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咈乎
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縱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丘公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歲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
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　勑凡歷官

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郵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迹
亦勿黜
當考察之期劉公龍奮然以進賢退不肖爲己
任預奏考察事宜若被黜官員希圖報復及自
知不免媒孽當事者俱治以重罪　上可其奏
於是裁酌精核聲實必當評隲品列不惑浮議
人咸稱其鑒
朱恭靖爲南冢宰適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

或以恭靖爲私公曰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許公讚素以用人圖治爲已任　上懲邊患未寧責在巡撫大臣專咨罪在言官各令公考察公參稽與論擇巡撫脂韋骫法及苞苴自私者擬斥十餘人其科道素乖風紀並建白無聞冗牘可厭者擬黜調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尤

念人才當愛惜有孤特自立爲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者薦起十餘人在吏部前後十年用人不憑臆決每遇來京官見各令舉所知其薦同者注錄不拘疏逖推用之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兼風土南北而劑量之蓋司公而恕或疵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

凡投選及各項文移吏輩多假駁查送問爲騙局霍公韜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所措手吏役

應撥諸衙門實祭者例俱拈鬮以示不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葢皆依託勢要行賄賂以圖厚獲者新舊相代索頂首銀多至千金公一槩鬮撥痛革頂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差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費供司屬宴飲授選日則擇地詿官公盡罷革之

徐公階佐銓時年僅四十三榜戒語於堂自警故事吏部大僚鎖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

言以示嚴冷惜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
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亹亹咨訪邊腹
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其
人見者亦自喜願爲之盡惜益有縉紳間聲尚
書能淡雅重惜托以肺附而惜亦爲之竭力相
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然歸
賢

籌策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陶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道以敎之安曰卽今羣雄兵起不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羣雄之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西安功居多本傳

劉公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李文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

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可成擒也比一日
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
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基麾兵進兵則
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至東陽
悉擒之以還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
皆未下衆以爲蘇湖沃土欲先取之基曰士誠
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之陳
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上遂伐陳氏已

而友諒復攻洪都　上親征之大戰于鄱陽湖
勝負未決基密謀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制
勝　上皆從之陳氏平遂決討伐士誠暨北定
中原基運籌居多
高帝剖符功臣下宋濂議五等爵名宿大本堂
討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典量其中而奏
之曰此可爲法彼不可法皆當於理乃已
宋訥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

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欲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　朝諸

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墾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遂令邊軍皆屯田且耕且守著爲令

漢王叛僞命指揮王斌爲太師知州朱恒爲都督奪民馬爲戰馬放囚徒爲卒伍以金帛結京軍爲內應差百戶陳剛賫本指斥乘輿聲言犯闕　皇太后憂之召楊榮使定計榮請親征皇太后及　上俱難之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而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誓不與賊俱生　皇太后壯之勸　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

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　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知不敵遂開門出降

楊士奇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致甚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濬陂塘修築圩岸以備水患天下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倉盡

毀凡諸水利亦湮廢或被占奪稍遇旱災民無所賴事雖若緩關繫甚切請令户部擇京官廉幹者往督理量課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堨皆令修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候稔歲而後行郡縣官考滿以此爲殿最風憲官各務稽考遇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

嫡孫爲表乞立爲陳氏後其辭懇切　上覽之
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
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
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二人
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
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
曰永樂中費數萬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
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

旋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
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
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于交趾之役極
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
漢棄珠崖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
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
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亦聞

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賜酒饌明旦朝罷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簒弒毒虐國人　成祖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浩歎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　陛

下之心卽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朕不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三朝聖諭錄

已巳之難　英宗旣北狩達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焚之恐敵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倉爲之一

空
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有
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
諸番皆冒以圖利周公洪謨上言此輩無印符
蠻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與符二十道入
衛塡貢使物數於上仍識以舊賜僉印至關
驗以防詐僞　詔從其議其費頓省
占城王子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至廣求援部

議令守臣送之還國尹直言遠夷為強國所侵其來愬者恃我能為之主也若徒遣之歸而一無所處是棄之矣宜令大臣至廣審度事宜且勅責安南敦睦鄰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體因薦都御史屠滽往由是安南斂戢古來得領封還國

弘治丁巳虜入塞師行乏軍興劉忠宣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

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各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郎中貴子弟弗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日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

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糴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塲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御贊撰傳

流賊犯江上兵書劉公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䘏軍士為急時李都督昻自貴州罷鎭還南遣人邀致之而委重焉李以未得 朝命辭公曰 朝廷勅諭我輩有曰勅内該載不盡者爾等從宜區畫此卽朝命也亟取瓦屑墼竹木為營柵使沿江軍

士免暴露之苦又欲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諸公皆猶豫公曰某當獨任遂草奏行之防守有備人心以安

甘肅副將魯麟恃部落要大將不遂棄歸顧撫其衆奏至　上問劉忠宣公公曰第叙其先世歸附之勞從其請兵權一去無能爲已麟果快快死

尚書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

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李公東陽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悖理犯法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數千萬衆　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效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皆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謝鐸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河曲近失聲援虜
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陜之限隔受降
與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失
河套而退守其何能及黄甫川西至楡林抵寧夏
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
三千有奇不能捍禦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
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宜
簡兵養鋭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 國初東勝

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討之上也又言兪之邊將皆晩唐債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開士卒克捷而賞歸權勢尅減之私辦納之皆貂璫胸腹志義乖離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

安化王寘鐇反張永奉命征之會兵以補巡撫楊一清與有力焉然永素貴顯巡撫蔑如也一清有智數永至一清稱疾不出密賂永左右俱

得其歡心乃晨起直登永床與語談噱自若永異之乃漸與狎永將械寘鐇歸過一清辭一清曰公今不得歸矣永驚問故一清曰公試夜思之明當奉告永思之不得復往叩之一清曰公與瑾平時且相忌況有功乎此行至涿州瑾聞之必宣旨行勘以稽留公嫌隙一開則事危矣永乃促席曰爲之柰何曰此易耳公至涿州瑾必馳使從大路止公若相遇夫誰敢違宜至彼

密從他道直入京與來使相左彼固無辭以罪也宜即見 上數瑾專權誣以謀反誅之此在公掌握中耳永深然之陰為之備至涿州瑾果詔永及所獲反者勿入城聽行勘處永知之由他道宵進直入城見 武宗甚喜賜酒餚從間行間事永因屏人密奏瑾濁亂天下陰圖不軌請誅之 武宗遲疑不決永懼禍及乃馳見慈壽具言狀 慈壽許之時永已布壯士自隨

是夜三鼓直至司禮監捕瑾瑾方詗 旨進退
諸大臣見永問曰何爲永曰奉 旨捕公瑾大
驚遂就下錦衣獄
彭澤將兩府流賊鄢本恕等入閣計楊公廷和
曰以君才賊何憂不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
破鄢本恕等奏班師而餘黨復蝟起不可制澤
既發而復留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所不及也
國琛集云楊廷和新都人久入閣漫無所建白

人易之　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巳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啟　太后請旨勑彬先傳令軍士扈從南巡者就通州給賞於是邊兵盡出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遺迎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楊一清巡邊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俱報可一清往來諸鎮所至急於足兵食嚴營陣選將習射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士飽馬騰懽呼動地虜聞俱遠徙不敢入寇

仇鸞恃利屬國虜朶顏弱欲掩以爲功詭其實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徐公階固

征之易耳一征而永徹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俟鸞所云導俺答者即得之俺答所言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無爲虜外圍何乃弗果公因頗及京營積弱狀　上嘉公忠懷而詢京營之所以弱令振之何由公謂營兵皆市人子口食不給仍歷跡爲輿臺以其羨共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勞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生謠諑故其帥務爲

姑息以相保食寢而已今欲大振之必明賞罰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臣以為宜汰去老弱者萬人或數千人仍覈其虛冒而取其餉以充賞賚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 上嘉納之

史公道在雲中行邊出塞斬將擒王先後首功數千俘獲馬駝牛羊數萬風聲赫播虜賊遠遁大邊之三百里內外絕無一營帳敢任牧者每

遇會入南搶虜酋之妻哭以止之令勿犯大同邊界公之威懾夷虜有如是者

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虜境烽火四時不絕王邦瑞督邊既內治嚴又能招携夷黨刺虜中事甚悉每事先備虜嘗乘氷一入輙失利遁其酋而去不敢復近塞者終邦瑞之任西人語保障功者皆歸之

王邦瑞請罷中貴人監軍疏畧曰今國家之所

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唯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

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所爲耳外語藉藉咸以有爲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陛下若不即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於陛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今其參列戎場向已虧體而況於作蠹邪臣聞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

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
也
倭事起　上以所蹂躪多徐階鄉而階又曉暢
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
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階
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
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
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

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隃度賊之必去又隃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計當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委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

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踈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冀因而搖階而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備餙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

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
庚戌之事趙大洲力排和議抗論於朝言　朝
廷養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　祖
宗立國之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命之激
以忠義誰敢不盡力効命況虜人用兵氣之盛
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月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
虜必退宜不動以觀其釁城下之盟春秋耻之
一與之盟則要刼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於

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若當時果與之和則歲遣重使輸以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啓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大洲既論列於朝繼上疏陳三事其一開損軍之令蓋　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者即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爲擄去亦所不論故虜人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畧而百姓遂爲魚肉此最爲失策者開損軍之令庶邊

將始敢提兵出戰稍爲百姓之衛其二錄周尚文之功周尚文邊將之有功而乃論罪者其三釋放楊爵楊繼盛荅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死久禁獄中者遂以此忤權貴大洲時爲國子司業即命帶御史職銜齎銀數萬兩出城賞軍又不給以勑印實陷之也大洲至西城請勑印元宰恨不許諭辯既久不能奪遂給勑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咸寧營咸寧希中旨不肯收銀令大

洲遍歷各營唱名給散大洲窘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至明日虜人退去果如大洲所料幸免於難不然則立爲虀粉矣後以前事責某縣典史

徐公階念虜移庭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錢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出居庸概

宣府費八鏹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會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　上大悅令密撰諭行之

玉堂叢語卷之二終